

国际青年文学共读 - 韩东作品讨论会

2024年5月25日 10:00-12:00

巴黎西岱大学 497C 教室

Bâtiment des Grands Moulins, aile C, 4e étage

中文主持：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版权部主任 王娱瑶

法文主持：巴黎第三大学访问学者 曹淑娟

发言稿

徐爽 巴黎西岱大学汉学系

shuang.xu@u-paris.fr

今天能在这儿见到韩东老师、叶兆言老师和各位作家们，非常激动。因为正是在这个教室里，在汉学系大三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课上，在华语教学研究生班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分析课上，我和同学们一起细读并激烈讨论过韩东的《有关大雁塔》，也聆听过一位大三的同学向我们介绍叶兆言的《花影》的法文译本（法文版题为 *La jeune maîtresse*, tr. Nadine Perront, Arles, Philippe Picquier, 1998）。

第一次读到韩东的小说，是因为有幸遇到了 Sophie Coursault。2010 年底，法国国际文学译者中心（ATLAS）邀请我加入“译者锻造坊”计划（la Fabrique des traducteurs）的指导老师团队。而 Sophie Coursault 当年的翻译计划正是韩东的小说《知青变形记》。我至今还记得小说的第一句话“我们是乘一辆牛车进村的”，因为我们曾多次讨论过选择哪一个法语动词来翻译“进村”，用 *arriver* 还是用 *entrer*（最后选了 *entrer*）。

因为自己的研究兴趣，我对韩东的诗歌作品更为了解。我也是尚德兰老师所译的韩东诗选《黝黑的太阳》法文版的忠实粉丝（法文版题为 *Soleil noir*, tr. Chantal Chen-Andro, Paris, Caractères, 2016）。当我读着这一本《韩东短篇小说选》时，我的感受几乎都是与作者的诗歌作品相连接的。

首先，六篇小说中的人与事都来自平凡、琐碎的生活，让我们想到他诗中写到的“那些不得意的人们”，“那些发福的人们”，那些爬上大雁塔，做了一回英雄，可一旦走进大街，便转眼不见，消失在人群中的芸芸众生。

在这些反宏大叙事、反崇高书写的故事中，叙述者将我们带入了现实中生动、真切、感人的一地鸡毛的生活常态，也向我们展现了新世纪的中国社会：网络、新媒体、高科技带来的新现象，爱情、两性、婚姻、父女、同事之间人与人关系的变化甚至异化。

这些小说，似乎在通过讲故事的方式，展现 1980 年代、1990 年代及 21 世纪的中国社会画卷。《我们见过面吗》、《兔死狐悲》、《峥嵘岁月》里描写的文人生活、创办文学刊物的经历以及提到的真实存在的诗人艺术家的名字，展现的是一卷卷栩栩如生的文学生活画面。

同时，正如韩东的诗作，这看似写实的故事，处处有留白，有虚空，有幻象，有梦境，有臆想（fantasme），有志怪，有神秘的未知。正是这虚实之间的张力，给予小说以力量和无限解读的美学魅力。

从细处看，尤其是当我在读《幽暗》这一篇时，有几处对“黑暗”的描写与他的诗作遥相呼应。比如，中文版第66页：

“道路两侧的林木黑乎乎的，偶尔有几根树枝伸到眼前，树叶居然在发光。这是对遥远光源的反射，看上去却像是叶片自身的光亮，非常微弱但是非常明显。”

这一段不由得让人想起《一种黑暗》诗中那“林子里的黑暗”，“有差别的黑暗”，以及《圆玉》诗中写到的：

“黑暗降临 / 有一点光亮 / 隐约的，让我惊奇 (……) 不照亮周围的任何物体 / 幽冥犹如盲人眼里的光明”

这正是韩东笔下一一种独特的黑暗，它展现新视角，激发无限可能。

从文学翻译的角度看，小说中虚实相间的写法，正是对翻译最大的挑战。故事中，幻觉、恍惚、出神的时刻是叠加在现实时空中的，那么，如何利用法语语言自身的特点来重现这个特点，需要采用什么样的时态和语态？又如，小说中自然的时间在叙事中被拉长、拓宽或悬置，在法语中又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还原呢？

文学翻译是一项非常不容易的工作，在此我也向各位译者们致敬！

最后，衷心感谢“国际青年文学共读”活动的组织者，感谢你们为中法两国的文学交流提供了共同阅读作品、分享感受的美好机会。